



# 卷五十七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五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編號 D7810400

## 文選卷第一

###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 賦序

孟堅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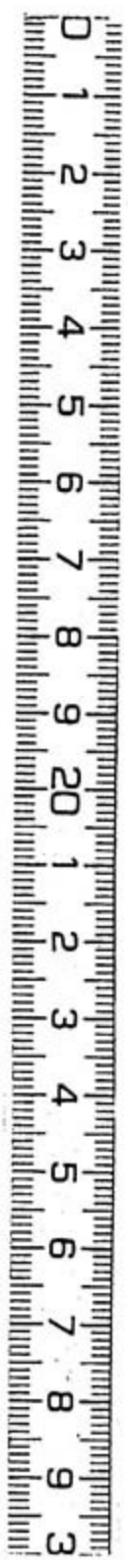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717三  
No. ....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晏林郎李有為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軍升  
誅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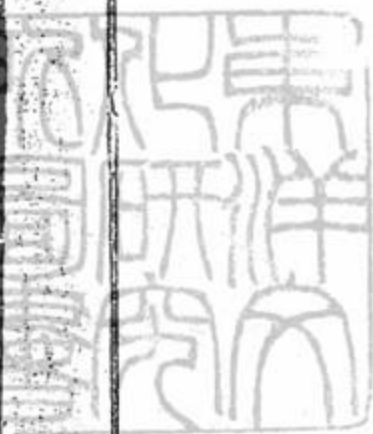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

良方正 徵也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

第三子也初封南陽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頊之選

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帝也報深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大

子之崩以尊也其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子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也 惠帝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

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偏陽

光啓其在於漢萬動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為太思弘儒

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時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

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顯祖曜德牧充及荆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英英夫子灼灼

其雋飛辯摛藻華繁玉振 孔融薦彌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摛藻如

春華孟子曰集大成如彼隋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曰

也者金聲而玉振

也者金聲而玉振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如彼錦續列素點綯

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人見其

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

表也德行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忠信裏也

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且歷示長逮

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

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子之友悌和

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弱冠厲翼翮儀初升

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鳴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靖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

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設官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喉舌之官毛詩曰出惠訓不倦視民如傷

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熹

祿德薄余亦偃息無事明時息之義則未之識

昔之遊一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時自之羊子為敬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手同行居吾語

汝發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人惡雋異俗疵文

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論去意不自得無謂爾

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曄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

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相為謀為仁由已

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

童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

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子

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獻替且盡規媚茲一人國語

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史黜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為可而替

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忠

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

奉繼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

聖列顯加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礼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

也而有斯疾也論語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

五十而知天命中庸唯爾之存匪爵而貴論語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論語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禮記

頗豪侈甘食美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

而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薄葬簡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揚雄迷曰淵操明

達困而彌亮極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俱極輅

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存亡永訣

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望子崔暹覽

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日二三婦无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嚴嚴數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

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曰日往月來暑

退寒龍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傳曰襲因也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

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適子素館撫孤相

泣毛詩曰適子之館方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叔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民



又肆逆焉傳揚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

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

預左氏傳注曰洵息也漢書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詩

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詩

曰王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俾百

姓流亡類於塗炭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建威喪元於好時州

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疏以偏將陷子非大矣漢

谷永上書曰齊客陰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剖符專城

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東觀漢記韋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

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

載漢書此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秦隴之僭鞏更為

魁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既

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上雉言羣氏

如蝟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擊堯而處負戶而汲

漢書賈誼曰高帝攻城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

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

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蕘聲絕漢書李左車曰樵

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芻的以鐵鑲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言以鐵鑲機關既

縱之以礮敵而又取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

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二礮石也杜篤論

蘇賦曰一女子舉繩千夫沈  
澁然繩與繩並同力對切  
松論文曰林削栝也  
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木火然其中青煙騰其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漸實盡鑄雷瓶無武以

值車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唐方欲將穿鄉其內於積古

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無鑿也

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集積注曰大麥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玉隱晉書曰齊萬年

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聖朝晴答進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

吏兵以擯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

通今字大將軍屢抗其疏于室晉紀曰梁王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耻以少禦衆載離寒暑

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

解敦禁効何戴假授官也說文曰効法有罪也詔書遠許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五八十一

文五十七

五

七

五

七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敷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

牢魏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

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繫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

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嗟乎妬之欺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

善抑亦買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買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謂於王曰魏氏聽

其茂與樗里疾買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尔行矣慎死為死不善乎此全其天器

昔乘立之戰縣賁奔父甫

御營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

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肉服

裏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劔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

叱之何休曰手劔持拔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

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賈

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蚩夷猾夏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于以眇身而裁其

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繁焚焚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

秋固貪婪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上者以黑相詐驗為焚

魏其武安之屬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

競逐於京師無道信微荒惡恣

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拍捕史記李斯曰獨行怨

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

官齊萬虓呼曰鬪檻呼曰震敬馬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

秋漢含孽子曰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

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

與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旌旗電舒戈矛林

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

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

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

書曰鑑中鐵銷散如惴惴士女上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

流星矢如雨見上文號泣於旻天旻嬰麥而炊負尸以汲系如之危倒懸之急苑

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富今之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富今之

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馬生爰發在險

彌亮外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列秋霜

韓傀也白虹貫日申稜威可厲懦夫克壯

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懼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其霜恩撫循寒挾續

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秦蠶蠶犬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續秦蠶蠶犬

羊阻眾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

陵弱眾潛隊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

天之恆恆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恆恆小息畏懼

假氣游魂鳥魚為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天命懸於惟此

馬生才博智瞻解嘲曰雖其人之瞻足也偵命以疑靈

以長漸徐爰射雉賦注曰刻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

薰若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培壅也木石匱竭其得空

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

忿貌也攔與矚同不板切孔融薦祢衡表曰臨敵有餘焉梁為礪柿廢松為芻

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鄭玄周禮注曰質木

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徒顯誅我帥以生易

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

易以存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八我河壅化為寇糧實

賴夫子思暮蔡邕趙碑曰加以思謀深長彌長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

謀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

以讎讎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我雖末學聞之

前典莊子曰未學古之人有之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

而解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奔社稷不亦惑乎尚思人愛

樹甘棠不前羽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矧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

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孰是勳庸而不獲免

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

退食毛長詩傳曰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

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君兵志爾大勞積爾小利

猜恨也荀莫開懷于何不至則瑕豐于何而不至慨慨

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發憤圖國沒而

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嗟受哈安平出奇破齊克完也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

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

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東葦於尾燒其端繫城

數十充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

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

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

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

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

兵善者出奇無窮

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

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

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

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

亡地分爲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汧人賴子猶波談單如何吝嫉

搖之筆端各嫉謂有司各嫉妬也論衡曰文士之筆端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况曰家僕周孔有畜隸

征蛮夷所獲也頌賦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晉守及閔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功存汧城身死汧獄九爾同  
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縯聖賢本紀曰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後昆周禮曰凡有功德者祭于大蒸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嗚呼哀哉

###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勇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傳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給一百匹粟二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直志節資具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

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筆誄曰將宏王畧鍾虜聞

剽摩剝司究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究州

後漢居山陽武帝幽并騎弩屯逼鞏錠幽州之騎

粟州之弓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基

也漢書曰攻穎川屠之左氏傳曰九民逃其上曰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士師奔擾棄軍

爭免而璿誓命沈城桃毛詩曰桃桃公子子毛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

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璿滑臺

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郵遺孤以慰存亡

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禮曰章帝北而仁明末臣家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且勿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當于

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嬖居殺陽處父殺

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古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

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巴氏遂

傳左氏傳曰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眾仲曰昨之以士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



矣也公羊傳曰其惟邑汲氏自温徂陽左氏傳州子單子謂

稱劉何以邑氏公而賜之温狐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居謀

氏陽氏先慶之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李使續鞫之子之生之續宋皇居殺陽慶父杜預曰狐射姑賈李也詩

曰之子于征拳猛沈毅温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

武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沉如彼竹柏負雲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

如彼駢駟配服駮衡駮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蒼冥宋朝如彼

兩馬來轅者在服之左曰駮右曰駢四馬曰駟邊卒不畏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

雅曰略法也函陝堙阻灑洛蒿來朔馬東駑胡風南埃母丘儉

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地埃路無歸轄衛野有委骸漢書王恢曰轄

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轄歸其縣應劭曰轄小棺也服

震曰轄與轄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

尸原野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愷倭危

臺在滑之坳周衛是交敵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惴

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吳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因一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愷結關負河紫城金柝夜

擊和門書高金謂刀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書漏盡夜

闕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料敵厭

難時惟陽生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涼冬

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

犯威尚書王曰湯矣西土之人漢書曰鳴驥橫厲霜

鏑高鞏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霜

鷓高翬薛綜曰翬猶飛也軼我河縣保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夫我

王官迭與軼古字通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

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駑駘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

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吏卒無半菽馬實糈漢書

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

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守未林父衝攻邑濡褐左

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烈烈陽子在困彌遠周易

窮而通勉慰瘵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

義之邊疆身終鋒楛而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殞

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亦見上文皇上嘉憐  
思存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疏爵紀  
庸恤孤表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嗟爾義士沒有餘  
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

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

璵璵亦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

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濫淫而好遠哉蓋云殊

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籍也言物以希為貴也籍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人蓋

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隨踵而立者人之

薄也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若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

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故已父

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為巢許乎而父老堯

舜乎禮記孔子曰需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

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錙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

錙銖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東晉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

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青華隱沒方流歇

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小其塵陸

子同歸津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

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

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學非稱師文取

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井曰弗任黎菽不給列女傳曰

之妻謂其夫曰親探井曰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食勤儉禮記曰事親

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

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始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吉曰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美我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取良公車徵遂不初辭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業官從好

孫盛晉陽秋曰

稽康性不偶俗論

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左氏傳季

語子曰從吾所好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

是乎遠灌畦粥鬻蔬為供魚菽之祭

閑居賦曰灌園

羊傳齊大夫陳乞曰織紵絢緯蕭蕭以充糧粒之費

常之毋有魚菽之祭織紵絢緯蕭蕭以充糧粒之費

蕭喜出奔晉織紵絢緯蕭蕭以充糧粒之費

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待緯蕭而食者

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

劉劭樂有酒德頌簡棄煩

促就成省曠

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殆所謂國爵屏貴曠苦不足頃促每有餘

家人忘貧者與

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備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而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

嗚呼

淑貞

張衡靈憲圖注曰淑貞冥冥不可為象

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有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今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  
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曰謚法

樂令終曰靖好 廉自克曰節 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豈伊時遠曷云世及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韻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龍共逐初賦

共族既高陽之休其史記曰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婣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潔貞夷粹

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尚同詭

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

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

有一於身必被議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一而能違

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烈士壞植散羣則尚

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柱下為工飽食安步畏祭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祭

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

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孝惟善養道必懷邦

聞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孝惟善養道必懷邦

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叔甘人之秉彜

於東鄰之性論語比考議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彜

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

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

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可觀進退

可長卿棄官稚賔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

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賔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

率州郡茂才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

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阜

則兼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非非心

之適汲流舊嶮喜字家林廣雅曰晨烜暮謂春暝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

家史記原憲曰若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隱約就閑遷延

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糾纏幹流冥漠報施

武文曰悼總惟之真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

何如孰玄與仁實疑明智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

哉

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竺高胡但斯義言

高聽卑而報施無爽向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

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踴史記了章曰天高聽卑

信曷憑思順何實周易曰履信思順年在中身疾維疴

傷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

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

論語子曰丘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僚向也禮

有鬼神孫卿子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其書曰陳遵口占

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賻省訃却輕哀薄飲禮記

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

不遭壤以穿旋墓而嗚呼哀哉河圖曰考鈞曰有壤者可

足

形還葬而無擗稱其則斯之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

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化而後又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獨介居河比孫卿子

曰其為人也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人告宵盤墨書其悲并

非駕曰憇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兄獨

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哲全在舒布在前載西

賦曰遠與國而卷舒西取鑒不遠吾規子佩鑒不遠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然作色而對違衆速尤廷風先

慶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關連象性世淺為尤位深作

雨隧則概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榮華身及才不實

必先矣以恃才以傲物憑寵譽音永矣維幾余闕嗚呼哀

以遠人故以相誠也

哉魏雅曰永遠也左氏傳仁焉而終督焉而斃應劭風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弟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妻

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

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

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我之國相辭而不

為是所以有餘富也彼先生者且天下之味安天下之卑

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且天下之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違違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

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展禽亦一惠也論語抑下

###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已見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乎哀哉

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元生同塵往世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我慶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

六天不文五十七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死律公薨能煖龍鄉

輟曉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劉向別錄曰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昭軍去魏縣城辭

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魏王問曰王亦

趙有室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室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

入秦魏文帝與鍾太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皇帝痛

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梓蒼曰間靖也風俗通曰

士因以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美淑鳳嗚呼哀

為名也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

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

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肅雍揆景陟屺爰

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還實毛詩曰昂不國軫喪淑

之傷家凝霄庇之怨穆人潘岳秦氏從外諫曰家失慈

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

敢撰德於旂旒庶圖於鍾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諫曰著德太常注諸旒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動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

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其

辭曰玄丘烟因煜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



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如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  
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區蹇步  
見有娥高唐深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  
山之陽高丘之岨旦誕然蘭儀光啟玉度揚修荀爽  
為朝雲暮暮為行雨

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均育方娥  
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

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輯月漢書曰  
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

慶麗締綌出樹蘋蕪系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以采蘋南間之濱又曰脩詩貫道稱圖照言廣雅曰

世本日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翼訓如幄贊軌堯門列女  
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  
致其化焉史記曰禹以為姓漢書曰孝武鈞弋趙婕妤

昭帝也姪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綢繆更  
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

館容與經緯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豕分微風國風游藝  
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躊躇冬愛怙悵秋暉楚辭曰蹇

贈左氏傳曰鄴奇問於西貝季曰趙襄趙襄曰趙  
襄冬日之趙盾夏日之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

畏楚辭曰心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敬勤  
怙悵以永思

顯陽肅恭崇憲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  
后居顯

秦紫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  
陽殿

集社慶謁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  
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嘉祥而立其祠焉潘皇胤璿

左生已日會天荆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

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初招之詩云式如王式如  
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齊穎接臺均芳口承華以有壽不當作對壽足也  
以蕃

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古八帝立武視朔書分觀臺告  
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以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  
侵視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

八頌肩和六祈輟滂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一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祭

謂滂灑喻祉福也衡總減容暈翟毀社包咸論語注曰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生小總厭翟面績總安車周禮曰  
翼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者馬勒首兩耳與兩鑣容

謂滂灑喻祉福也衡總減容暈翟毀社包咸論語注曰  
謂滂灑喻祉福也衡總減容暈翟毀社包咸論語注曰  
謂滂灑喻祉福也衡總減容暈翟毀社包咸論語注曰

者也說文曰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  
衽衣衿也

漢武李夫人賦曰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又袁  
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巖與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

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惟軒夕改輶輅晨遷  
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帷軒夕改輶輅晨遷

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  
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如后踰闕必乘

安車輶輶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  
篇曰輶輶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

龍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羅紈羅紈  
組之巾見餘軸紈有遺絃嗚呼哀哉匣琴匣也移氣朔

金缸暖兮玉座夏侯湛有金缸燈賦暖不明也純  
孝也孝經曰搢屨以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  
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

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仰昊天之日莫康怨

息毛詩曰庶見也冠者棘人亦亦子也

凱風之徒棘李極之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

餘慶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喪過乎哀

棘實滅性經曰喪過見上文孝世覆冲華國虛淵今嗚呼哀

哉冲毛詩曰秉心塞淵題湊既肅龜筮既履秋曰題

湊之室棺槨數喪漢書音義章昭曰階撤兩奠引雙

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階撤兩奠引雙

車引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文曰屬着也引所以

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

兩柩路引雙轎一側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夏

身爾子永與世評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夏

衣崇徽章而出哀旬照殊策而去城闐嗚呼

哀哉毛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

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哀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尚書曰五百里之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說文曰闐經建春而右轉循闐闐而逕渡河南郡境

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闐闐而逕渡

陽縣東城第一津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

宮閣銘曰洛陽城闐闐門楚辭曰凌天池而逕渡

鬱於飛飛龍逶迤於步步道遠遶鏘楚挽於槐風喝

邊簫於松霧錚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

環廻坊藥池而雙鳳嗚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

日而終是日樂池成血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

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

晨輶於解鳳嗚呼蓋儀金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

車如淳曰輶輶也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

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輶車以

輶車以

輶車以

輶車以

輶車以

輶車以

輶車以

輶車以

輜車為倅也臣塔曰秦始皇崩祀其喪載以輜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然輜車吉儀璣說是也相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祭器獨斷曰九乘輿皆羽蓋金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山庭

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家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重局闕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求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

未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

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弥遠嗚呼哀哉

哀上 哀求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及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及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

告于殯宿與緒亂緒也思玄賦曰俄龍輻兮門側嗟俟

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軾軸也天子畫之以龍文曰輜喪車也嫂姪兮

憶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

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且長兮生年淺

憂患衆兮歡樂甚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也今奈

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祭

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

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土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極乃相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饌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悽切

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髮髯徒髮髯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髮髯徒髮髯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蓋兮初遇馬

廻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

室陰兮帷幄暗房櫺虛拂風冷冷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鳥倦翼兮忘林魚御沫兮

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

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岑兮寒慄水兮

浩汗視天日兮蒼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國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啟將送形兮長往陸已見委

蘭房兮繁華龍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哀叫兮

擗之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撫靈柩

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觀親身之棺声類曰埏墓遂也戶

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

反哭兮殯官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

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寢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

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

翻何惻惻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睽也既遇目

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守心兮爾

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

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吊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慙然察

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  
氣入且孺然寤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  
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袁善法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哀下

顏延年宋文白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